

東歐國家

乾燥花與音樂之旅

神秘、樸素、貧困且帶些許幽幽民族悲情的東歐國家，境內唯一鮮艷的色彩是延伸到地平線的黃色向日葵田和艷紅的罌粟花，這一切與西歐自由、寧靜的民風和觸目可及的花團錦簇是截然不同的。



南斯拉夫的夢幻植物——煙木。

1987年夏末，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遊遍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波蘭及未統一前的東德，長久以來這裡便是列強爭奪的舞台，二次大戰後更全部淪為共產國家。初入東歐，給人的感覺是神秘、樸素、貧困且帶些許幽幽的民族悲情，唯一鮮艷動人的是延伸到地平線的鮮黃色向日葵田和艷紅的罌粟花，但這不是觀賞用的而是用來炸食油和提煉毒品，這一切相較起西歐自由、寧靜的民風和觸目可及的花團錦簇是截然不同的。

■南斯拉夫

——終於見到了煙木

沿著亞得里亞海，第一站我來到了南斯拉夫，耀眼的陽光照射在黃土岩石上，映出一片遼闊的景致，綠意是少見的，看來能做乾燥花材的植物並不多。然而在飯店的花園，我竟發現夢寐以求的煙木，第一次看到它是在一位日本花藝家的作品裡，纖細的



匈牙利櫥窗——芒草。

枝極，細如繁星的花朵，遠看竟似一朵朵飄在枝極間的雲霧，配合玫瑰花是那麼的飄逸出塵。徵得飯店同意，我決定無論如何都要把它完整的帶回台灣，如何將滿懷脆弱膨鬆的花包裝呢？這可難倒我了，何況我還要繼續往後的旅程呢！只好儘量小心且聽天由命了。

■匈牙利

——乾燥花已融入生活

也許是物質缺乏的關係，鮮花對東歐人而言，似乎是奢侈品，在那裡很難找到大型而有展示的花店，有的只是市集上老太太們擺的小花鋪，花的種類也不多，麥稈菊、永生花、銀幣花……。但愛花是人的本性，他們將乾燥花普遍融入生活每個角落，匈牙利人算是運用得最靈活了，原野上的植物都是製作乾燥花的好素材。從飯店、餐廳、櫥窗乃至展示的鞋子裡、襯衫的口袋中，都有它的踪跡。完全是自然乾燥、隨手擺置的，技法撲拙可愛，也沒有流派，可以說只是花束、瓶花而已，樸素的形式更透露出淡淡哀愁。這樣的佈置，深深打動我的心，簡單、隨意的生活，不就是我最嚮往的嗎？

旅途中看見這麼些未曾見過的花材，除了盡力的將它們蒐集回國之外，見到櫥窗裡未經設計的花束、瓶花，不免一時技癢想將它們做進一步的設計，於是我大膽的向店主毛遂自薦，表明自己是乾燥花花藝設計老師，可否將乾燥花重新設計，店主們都很高興的一口答應。結果沒想到一盆接一盆，店主們都爭相要我幫

他們重新設計，看見他們略帶新奇又高興的表情，心中有種特別的感覺，一來我遠從千里而來，結交了這群朋友，雖然互相留下住址，但我也許不會再舊地重遊，他們來台灣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算是值得珍惜的善緣吧！二來當時未和自由國家接觸的他們，很多還不知道台灣在哪裡呢！我的熱情還讓我扮演了意外的親善大使哩！

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是有名的雙子城，分跨在多瑙河兩岸，該城建於15~16世紀，白色的古典建築和捷克相仿，散發出高

雅、幽靜的格調，用乾燥花來表現再適合不過了；同時我的個性也喜歡這樣素淨的氣息，所以我根據匈牙利、捷克的建築印象，設計成全部白色處理的花飾，連菲律賓帶回來的花瓶也不例外，是我最得意的作品之一，每當我出版新書時，它就代表我出現在封底或封面。

■捷克

——淡綠色的神秘植物

離開匈牙利向捷克前行，在捷匈國道兩旁，遍地開滿了的罌粟花和向日葵並綿延到地平線，在車窗快速移動的风景裡，我似



黃色水晶花瓶是捷克的特產，與乾燥花十分搭配。

乎發現了和續斷花非常相似的植物，雖然只是驚鴻一瞥，卻著實教我興奮不已。在台灣，續斷花是進口高級素材，售價很高，我

一度以為是人工培植的，沒想到在野地裡看見它。在休息區的咖啡座旁，我終於看見它們了，下車採集時，才發現果實多刺，不容易接近，淡綠色的續斷花仍是神秘的植物。

東歐是許多音樂家的故鄉，主攻音樂的我，此行除了花的採集之外，採訪名曲的起源也是旅行的目的，捷克人是斯拉夫人最接近西歐的一族，捷克的音樂已少有斯拉夫民族風味了，但是他們的民謠卻仍有濃厚鮮明的國民色彩。十九世紀的史梅坦納就是將這種具有國民色彩的民謠推往藝術音樂的第一人，當時為反抗奧地利統治，受捷克愛國運動學生義勇軍的感召，他作了一首「莊嚴序曲」，竟因此被列入黑名單遭到通緝，逃往瑞典，直到1859年義大利戰勝奧地利，他才回到故里，遺留於世的名曲還有「我的祖國」、歌劇「被賣掉的

新娘」等。

波蘭

——音樂·玫瑰·蕭邦

在波蘭，蕭邦不僅是位音樂家而且還是位思想家、愛國者，是波蘭的民族英雄，他生於華沙，在那裡有祭祀他心臟的聖十字寺、國際蕭邦研究所等舊跡，往西30公里外的捷拉佐瓦包拉是蕭邦的故居，推開爬滿長春藤的大門，是這位天才音樂家古樸典雅的家。寬廣的花園種滿了音樂家鍾愛的玫瑰花，聞著花香，彷彿回到百年前，蕭邦就坐在鋼琴前彈奏著曲子。回到台灣後，我忍不住試作一曲短短的鋼琴曲，表達我對蕭邦的敬意及此行的留念。現在，只要聽到「別離曲」、「幻想曲」或「圓舞曲」，都會讓我想起那個在蕭邦玫瑰園的午后。

離開波蘭，原本計畫到未解體前的蘇聯，然而因簽證之故未能成行。如今蘇聯已經解體，東歐各國也已紛紛向自由世界探頭，想必已和當年大有不同了。然而自由似乎引起更多的紛爭，祈禱他們能早日步向自由寧靜的生活。

旅行中，收集各國具民俗藝術特色的花瓶也是研究花材之餘的樂趣哩。◆



錫做的花瓶是波蘭的特產。

Allegretto

遊罷東歐歸來所作的「玫瑰園之歌」，每個音符都使我想起那個在蕭邦玫瑰園的午后。